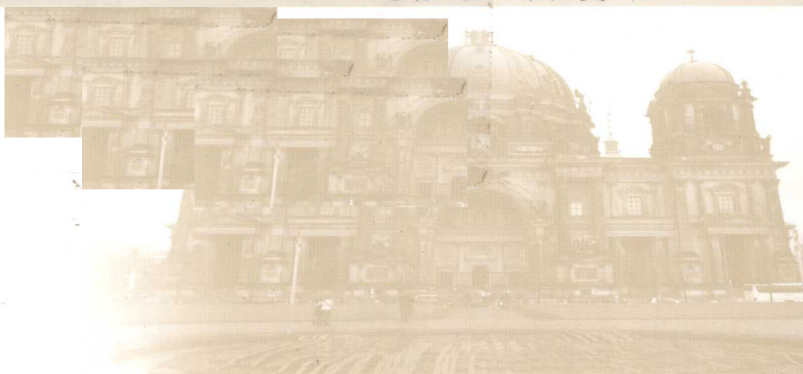


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

◎张 弘 余匡复 著



HEISAI YU
DONGXIFANG WENHUA
DE ZHENGH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

◎张弘 余匡复 著

HEISAI YU
DONGXIFANG WENHUA
DE ZHENGH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张弘,余匡复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7-5617-7759-6

I. ①黑… II. ①张…②余… III. ①黑塞, H. (1877~1962)—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I51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077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黑塞与东西方文化的整合

著 者 张 弘 余匡复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宋坚之
文字编辑 虞又铭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39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759-6/G·4497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如果想让人文科学有所进展，人们就得下决心以人文科学自己的方法和系统去进行研究。

——黑塞：《关于文学与批评的札记》

说 明

一、本书引证黑塞的作品，一律由著者据德文原著译出，注释也用德文，以便研究者查阅。原文主要根据 Suhrkamp Verlag(苏尔坎普出版社)1970 年出版的 12 卷本的 *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Werke*(《黑塞文集》)。个别篇章，该文集未收的，则根据同一出版社 2001 至 2007 年出版的 21 卷本的 *Hermann Hesse Sämtliche Werke*(《黑塞全集》)。书信所据的是苏尔坎普出版社 1973 至 1986 年出版的 4 卷本 *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Briefe*(《黑塞书信集》)。

二、黑塞的小说，多数已有中译本。少数散文、诗歌，也有汉译。本书引用翻译时，参考了原译者的译文，除在相关章节的注释中注明外，在此特加说明并致以忱谢。具体的中译本书目，详见书末参考文献。

三、本书引用中国古籍，《易经》据《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版)，诸子百家据《诸子集成》(上海书店版)，均据惯例，标明篇名，不注页码，并以文中夹注的形式出现。

四、由于黑塞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本书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也参考并运用了英文的文献资源，引用部分也由著者译出。相关注释用英文标出，目的同样为方便研究者查阅。

引言

赫尔曼·黑塞(1877—1962)是世界闻名的德语作家,1946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学创作,关注现代文明中个人的生存困惑,倡导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克服战争与物质技术片面化给人类造成的负面后果。黑塞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艺术反思,使得他生前就为各国读者所热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作为一名向往东方的西方杰出文学家,黑塞既秉承了欧洲与德国文学传统,又吸纳了东方智慧的精华,努力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他的作品在深刻察觉欧洲现代文明的不足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神秘思维等,为拯救西方人的现代精神危机而探索着出路,以促使西方文明疗治创伤,从而走上更健康的发展道路。他的探究,反过来也给古老的东方文明提供了启示,因为后者也在全球化的过程里被迫或主动地进入

了现代转型。在这一意义上,黑塞不仅属于德意志和欧洲,也属于中国和全世界。

随着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遭遇、碰撞、交汇、融合进程的加剧和深入,黑塞文学上的成就也加倍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译介到世界各国,并产生过一波又一波的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以及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和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都形成过规模不一的“黑塞热”(Hesse-boom)。

可以想象,对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国外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早。早在1927年,黑塞50岁寿辰时,第一本黑塞传记就已出版发行,作者是其好友、达达主义倡导者与诗人胡戈·巴尔,该书对把握黑塞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有很大帮助^①。专业性质的研究成果,最早应是1932年莱比锡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黑塞作为信仰者与浪漫主义和东方的关系》^②。此外有关个别作品的评论就更多。赫姆特·弗利德瓦尔特(Helmut Friedewald)专门编纂了一份辑录有关黑塞研究的文献目录的刊物《斯丹因库勒报》(*Steinkuhler Blätter*),从1977年起至2000年12月为止,共发行267期,已收录篇目2万多篇,研究盛况可见一斑。进入21世纪,国外的黑塞研究热度丝毫未减。2002年黑塞125岁诞辰之际,在他家乡卡尔夫成立了“国际黑塞学会”(Internationale Hermann-Hesse-Gesellschaft),学会编辑出版《黑塞年鉴》,到2007年已出版三卷,即2004年、2005年、2006年每年一卷,每卷均包含有近期世界各

① Hugo Ball, *Hermann Hesse: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Berlin: S. Fischer, 1927.

② E. Lützkendorf, *Hermann Hesse als religiöser Mensch in seinen Beziehungen zur Romantik und zum Osten*. cf: Joseph Milleck, *Hermann Hesse: Life and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123 - 124.

国黑塞著作译介与研究的成果的目录,林林总总,汇为大观。

黑塞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尤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无疑是黑塞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陆续有成果问世。这方面,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用德文撰写的《黑塞与中国》^①(1974)是部出色的著述。作者发挥本人熟悉汉文化的优势,从黑塞的文学作品、书信、日记等材料里考证出和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勾潜稽沉,分门别类,搜集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也表达了一定见解。虽然该书以资料的抉发和辑录为主,但前此数量有限的探讨得到了补充与汇总,可谓开山之作,今天已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必备入门书。后续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也都做出了各自贡献,他们进一步揭示了黑塞和东方与中国等异文化源的接受与影响关系,各有特色。如乌尔苏拉·齐(音译)的《中国智慧与〈玻璃球游戏〉》^②(1976)以黑塞的著名小说为个例,探讨黑塞文学创作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做得较为深入。近年克里斯多弗·格尔内的《黑塞与东方的精神》^③(2005)一书,则根据黑塞的文学创作生涯,顺着时序追溯黑塞与东方文化的互动关系,脉络相当清楚,并增加了同时代德国与西欧文化背景、包括东西方文化交流状况的背景说明,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黑塞接纳东方文化的大环境及他本人的选择。

对中国读者来说,黑塞小说里的东方文化因子尤其令他们倍

① Adrian Hsia, *Hermann Hesse und China*, Suhrkamp, 1974.

② Ursula Chi: *Die Weisheit Chinas und >Das Glasperlenspiel<*, Frankfurt a. M. 1976.

③ Christoph Gellner, *Hermann Hesse und die Spiritualität des Ostens*, Düsseldorf: Patmos, 2005.

感亲切和产生兴趣。上世纪 80 年代后渐成规模的国内的黑塞研究,就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弄清楚黑塞受到中国与东方文化的哪些影响以及他作品里含有哪些中国元素的探讨上。相关的研究业已取得一定成绩,也相当有价值。具体情况可参阅本书附录的“黑塞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的相关内容。

尽管国外与国内关于黑塞和东方及中国文化关系的探讨总体上已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步伐,甚至可谓硕果累累,不过仍有可供开拓的巨大空间。我们的研究,就是作为汉语学者而做的新尝试,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向。

第一,以新的文化观和文化交流观作为研究工作的前提。

在沿袭已久的观念下,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会在想象里把东方与西方文化视为两座宝库,文化的交流等于有人把一个宝库的东西搬到另一宝库中,而黑塞一定程度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这样的看法简洁明了,轻易就勾勒出三者的关系,恐怕也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定式。但不能不指出,这是一种静态的观点,它把东、西方文化视为两个分离的静止单元,黑塞也被当成独立在外的个体看待。所以我们换以动态观来看待文化和文化交流。

文化和文化交流,应当也属于《玻璃球游戏》所说的“动态的现象(dynamisches Phänomen)”^①。文化不可能是某种现成的东西,也无法成为固定的存在,或哲学上所说的“实体”,仿佛范围和内容均已得到确定。尽管在文化史研究的相关领域,有时候为表述的便利,需要这种概念上的固定或确定,否则不可能说明某一阶段较为稳定的特征与属性,但那种固定或确定也只可能是相对性质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构成文化的各种因素,本身就界限不定,又都随着

① Hermann Hesse, *Gesammelte Werke*, Bd. 9, S. 114.

人们的行为和活动而处在变动与发展中。黑塞本人一生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西方文明的毁灭及随后的重建,在重建过程中,一些文化因子被汰洗了(例如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体制),另一些文化因子则被发掘出来(例如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标准),西方文化本身就是这样不停地处在演变和发展中的。

与上一点相联系的是,我们认为,文化的交流并非由不同文化实体自行实施,相反需要有人担任媒介或中介。无论对抗冲突还是交汇融合,都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进行并加以实现;这个作为文化交流的主体的人,反过来又处在文化无所不在的渗透作用下。情况就是这样的多维化和复杂化。拿黑塞来说,一方面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反思西方文化的缺陷和吸收东方文化的有益因素,以便找到一个在现代群体组织中确保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方案,另方面他本人就承袭了西方文化的思想与审美的传统,在它的氛围和视野里感受和思考着这一切。所以彼此之间是完全处在一种互动关系中的。

由此可见,黑塞对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并不等于把现成的东方文化因素引入到西方文化中去,然后把二者加在一起。那样的做法,十分接近一个算术式子: $1 + 1 = 2$,其中一个1代表西方文化,另一个代表东方文化,黑塞则是+号,最后整合的结果是2。按照这个式子,研究工作就可其中每一端展开。但据上述分析,可见这样的操作尽管便捷,但太过简单化。

第二,从更高的水平线上看待和处理黑塞和东方及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曾热衷于清理黑塞接受的东方与中国文化的具体影响,但我们的研究不打算继续停留于这一水平。著名比较文学家韦勒克早就说过,研究如果局限在这个界限内,就会

变成“一种记文化账的奇怪现象”，他借用比他更早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学者 A·法里内利的一段文字指出，“这种计算文化财富、分清文学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荒谬作法”应予以批评。^①虽然拉出账单后未必就要叫别人偿还，但除了养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虚荣心外，别无其他助益。

基于以上反思，我们的研究工作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升了一步。考察的出发点将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的交融，而不再孤立地验证黑塞作品里的东方文化因素，焦点也放在东方文化因素和西方文化整合后再呈现出来的文学形态上，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审美的现象世界。整合，不等于两种文化因子如上所述的那种简单相加，甚或拼接，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升华。

对文学家黑塞来说，这种升华，涉及他的艺术世界中审美观照的凝聚、文学想象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情感意境的营造，过程与结果都相当复杂，但也并不等于空灵飘渺，无迹可求，因为所有这一切最后均必须落实下来，被赋形为作品的书写文本。我们的分析研究，就从作品文本的艺术形态出发，来还原这一整合过程，并进而对其成就和效应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与此同时，弄清黑塞作品文本的艺术形态，恰好有助于了解黑塞本人文学创作中融贯东西文化的独特角度。这一角度是只属于黑塞一个人的，它们实际也是他广采博收东西方文化的最内在动因的展示，由此才确定并保证了黑塞作为一个有特色和有成就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否则的话，应该说无论对西方文化危机的焦灼，还是对东方文化资源的关注，都不是黑塞独有的，同时代或前后不少德语作家身上，都能看到相同的表现。如果不了解其文学创作对东西方文化

①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2 页。

的整合状况,黑塞自身的历史地位不可能显现出来。

黑塞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探索的道路,始终是在他的心灵和外在事物相应的张力之中起步、展开和延伸的。他的文学作品,既不属于历史社会事件的实录,但也并非与他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完全无涉,仿佛他为疗救精神的疾痛就专心要遗忘人间世的烦恼,或有意引导读者遁入空门和割断尘缘,不是皈依佛教或道家,就是想回归中世纪的乌托邦。恰恰相反,源自上述的张力,黑塞选择的是自己的道路。他凭借着想象和文字,为他有关美和价值的定义所指引,受他要重建理想境界的意志所驱动,描绘并把握着他审美之中的纷纭表象,最终构建成他本人自己的艺术世界。也因了这一张力,他才会在清醒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危机的同时,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东方文明。

黑塞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在小说,他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共同构筑起了他特有的文学艺术世界,因而它们将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会有其他作品结合进来,包括散文与诗歌。当然,最初的源头的梳理仍是必不可少的,非如此不可能弄清楚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先从黑塞接受东方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情况开始,包括他接触与阅读过哪些中国古代的典籍、他和东方文化相遇并认同的原因或契机,接着再探讨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化的传统。这个工作做好了,就有了可靠的前提和保证,以便对黑塞创作的文学艺术世界展开深入的分析。全书也就根据这两大方面,分为上、下两编。

学术的探索必须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我们不满意继续在平地上徜徉,而试图作一番有高度的攀越。那我们究竟有没有取得成功?还留下了哪些遗憾?……所有这些,还有待于广大读者与学者的评判。

目录

引言	1
----	---

上编 东西方文化汇流中的黑塞

第一章 黑塞和东方智慧的对话	5
(一) 老子与道家	8
(二) 《易经》与儒家学说	20
(三) 印度宗教及禅宗	35
(四) 中国古典文学	52

第二章 黑塞认同东方文化的契机	63
(一) 文化互补的时代潮流	64
(二) 非同一般的人文背景	77
(三) “通向内在”的精神追求	91
(四) 世界文化一体观	112

第三章 黑塞与西方文化传统	127
(一) 人文主义思想	130
(二) 浪漫主义诗学	150
(三) 审美主义潮流	173
(四) 神秘主义或魔幻文化	193

下编 东西方文化在黑塞艺术世界的结晶

第四章 思想的蜕变与创作的转型	221
(一) 《德米安》:直面人生与生命的真实	223
(二) 《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 东方的共鸣与召唤	255
(三) 《幽王》:中国题材的操演	283

第五章 东方的朝圣与西方的拯救	290
(一) 《悉达多》:梵、涅槃和道的贯穿	292
(二) 《荒原狼》: 用东方智慧打破二重镜像	326
(三)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寻求内在的 和谐	357

第六章 东西方文化融汇后的升华	389
(一) 《东方之旅》:心灵家园的历险	391
(二) 《玻璃球游戏》[上]: 跨越最高技艺的顶峰	421

(三) 《玻璃球游戏》[下]:	
中外音乐与易之胜境	446
结语	470
附录 黑塞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477
黑塞生平大事年表	505
主要参考文献	512
后记	516

上编

东西方文化汇流中的黑塞

作为一名酷爱东方文化的西方作家，黑塞始终接受自己心灵之光的指引，走在一条精神探索的创作道路上。他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兼容并蓄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在他的小说及诗歌、散文中，二者积淀与结晶，呈现出它们本身就具有的充满张力的结构。

黑塞生活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已多方位相遇。西方人从18世纪启蒙时代开始，就以东方文化为参照，反思和批判本身文明的缺陷，同时又积极向东方输出以科技和商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和以基督教信仰为代表的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一方面处在弱势地位上，被动或自觉地接受或抵御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因素，另一方面也以自己的新异和独特的价值，赢得了西方文化的好奇与礼赞。这样的过程，从16至17世纪开始并逐渐形成规模，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双方一边互相交流或者冲突，一边又都在继续自己的进程。如此多维的动态进程的展开，使得东西方文化的彼此关系更显复杂和多变。不妨说，那是一种同向互逆的运动，而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体系全方位的这类运动就形成了一个既融合又冲突的多元文化场。

黑塞身处在这一个文化场内。尤其传教士的家庭出身,让他早在意识到自己的诗人使命之初,就体验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神奇的交会。从此以后,他在通过文学形式表述自己的现实关怀、人生焦灼和精神理想的时候,既关注于西方文明,也不断把目光投向东方。不过,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在以审美的方式考究东西方文化时,并没有简单地趋从任何一方,更不曾抹煞它们的差异,在想象中把它们捏合为一。相反,黑塞更多是以个性的力量,穿越于东西方文化的壁垒之间,以他心目中的诗与真为向导,审视与斟酌着二者的得失利弊。最终他突破了地域等等的界线,建立了一种信念:精神既超越国界和宗教而具有普泛的意义,又具备高度细致而独特的个性,因此精神永远不会毁灭。而他所说的精神,并非那种割断了和生活世界联系的干枯抽象的理念,而是永远和污浊混乱的红尘世间同在、同生、同灭,有血有肉又渴望超越的灵魂。

黑塞在东西方文化汇流中的位置与作用因而显得十分突出。他其实是超越在西方文化的主流之外的,对它已产生和可能导致的偏误展开严峻的反思和批判,并引入东方文化尝试为其诊断和提供疗治;而对东方文化,他则像面镜子,既映照出东方文化的魅力,让它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又为它展示出走向不同文化世界的可能途径。无论哪一方面的作用,他都通过文化意蕴和审美结构的不同层面予以展开,落实于文学作品的文本之中。

为着论述的方便,我们先研究黑塞分别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的情况。首先分门别类介绍黑塞通过阅读典籍